



稻浪里的答卷

■ 黄秀文

晨光刚漫过田埂,我和同事已踩着露水走进稻田。作为基层调查队的一员,这次下乡的任务是实割实测——手头的调查表上,地块编号、种植户信息、化肥使用、灌溉水源早已填满,可只有亲眼校准估产,亲手称过谷粒,这份数据才算真正落了地。

我们跟着调研员老乐穿过田垄,脚下的泥土裹着稻香,软软地粘在鞋底。稻穗已黄透了,沉甸甸地垂着,穗尖的谷粒挤得密密匝匝。风一吹,整片稻田便漾起金色的浪。那浪不像海水那样汹涌,而是带着庄稼特有的温柔,一层

叠着一层往前推,把阳光也揉成细碎的金片,落在稻叶上、田埂边,连空气里都飘着清甜的谷香。老乐弯着腰,镰刀轻挥,小心地把一簇簇稻穗装入袋中。测规圈内只剩齐整的稻茬时,他便继续沿着卷尺,一步一步小心地穿过稻浪,走向下一个取样点。忽然,一只白鹭从稻浪间掠过,翅膀扫过穗子,惊落几颗熟透的谷粒,轻轻砸进水洼,溅起一圈小小的涟漪。连日来对着报表的疲惫,仿佛也被这风,这浪,一点点熨帖了。

“小黄,歇会儿吧!”老乐递来一瓶水,笑着指指不远处的晒谷场,“今年雨水匀,稻子比去年每亩能多收百十来斤呢!”远处,几位大娘正翻晒稻谷,木耙

划过谷堆,扬起细细的金粉,在阳光下跳跃。一位开三轮车的大伯乐呵呵地向老乐招手,下车两人便聊开了。“开春怕倒春寒,夜里还来田埂守着;夏天早了,又跟着抽水机连轴转。现在好了,稻子粒粒饱满,也能给外头上学的娃多寄点生活费了!”

我捏着手中的谷粒,听大伯话里那份不自觉的满足,再转头看向稻田时,眼前的景色忽然不一样了。方才只觉得美的金色稻浪,此刻仿佛变成了沉甸甸的黄金——每一粒稻谷里,都裹着凌晨起身的露水、正午除草的汗水、傍晚弯腰查看的专注。风再吹过稻田,那沙沙声也不再只是风声,倒像无数双勤劳

的手,在轻轻说着春种、夏耘、秋收的故事。原来我们表上那些数字,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,而是这稻浪里,最踏实也最动人的生活答卷。

夕阳西下时,我们收工了。在往村口走的路上,回头望去,稻田被染成一片暖橙,风依旧轻轻地吹,稻浪缓缓起伏。我想起大伯说的话,忽然明白——所谓“治愈”,从来不是风景本身,而是看见风景背后,那些用双手一寸寸创造希望的人。这金色的稻浪,不仅抚平了我的疲惫,更让我读懂:最珍贵的“收成”,从来不止在稻田里,更在每一次弯腰的耕耘中,在每一颗敬畏土地、热爱生活的心间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峡江调查队)

登黄山 而愈爱山



■ 李宏

20年间,两上黄山。第一次是一日游,因赶时间,好些地方未能走到,沿途风景也只是浮光掠影。第二次安排了两日,夜宿光明顶,一来节省体力,二来放慢节奏,有了多看、多赏、多悟的余地。三日间,历遍晴、雨、雾之变,看尽了峰之美、松之奇、石之灵、云之幻,连带着人也澄明起来。于是愈发觉得:登黄山,真是越登越爱山。

黄山三大主峰,莲花峰海拔1864米,秀似娥眉;光明顶1860米,稳如泰山;天都峰1820米,险比华山。我去时恰逢莲花峰轮休关闭,只能远观,不可近攀。此外如始信峰、狮子峰、丹霞峰等,或浑厚雄壮,或峻峭清秀,峰回路转间,各领风骚。

黄山迎客松风姿绰约,周围游人如织,想单独合影不易,只能匆匆打卡,未及静心细看。倒是大王松、探海松、凤尾松等,扎根岩缝,舒展枝臂,以铁骨虬枝诉说着春秋——仿佛黄山处处都是迎客松、送客松。它们千姿百态,款款深情,犹如大山的主人,张开臂膀、含笑迎送往来游人,怎么看也看不够。

鬼斧神工,是黄山石最好的写照。亿万年的风霜雨雪,雕琢出刚柔并济的飞来石。它几乎四面悬空,移步换景,时而似笋似桃,时而又如蜻蜓点水、天外飞仙,仿佛随时会凌风而去。猴子观海石亘古守候,只为眼前那一望无际的辽阔云海。梦笔生花,是石与松的绝笔。多年前松枯,景区曾换仿生树引来不满,后来移栽松苗,渐渐长得生机勃勃,意境复存。寥寥数笔,便勾勒出黄山的写意神韵。山登绝顶,我与石并肩,此行不枉。

乘索道上山时正逢细雨,越往上雾越浓。不料快到上站,一道光忽然穿透云雾,天顷刻亮开。只见无边的云层如厚厚棉被,轻轻覆盖群山。人与云久久相对,彼此温存,恍若天人合一,不忍分离。这云海奇观摄人心魄,时而波涛奔涌,时而轻纱漫卷,山峰若隐若现,好一幅水墨丹青。也就在那一瞬,我忽然明白黄山所谓“天海”“西海”“北海”之名由何而来。

下午抵达光明顶山庄时,大雾再度弥漫,直至次日清晨。原本期待的星空与日出日落都未得见,幸好途中遇见一位摄影爱好者,她说在丹霞峰看到了日落日出,还加了微信与我们分享照片。真是黄山数里不同天,既开眼界,也补了遗憾。登黄山亦是一次心灵的净化,人变得简单而纯粹。想起进山时曾向一群下山游客问路,他们耐心指点,还将手中的登山杖送给了我们。手杖虽普通,这份情意却如暖流漫遍全身。

黄山古称黟山,因山石青黑而得名。相传轩辕黄帝曾在此炼丹采药,故改名黄山,即“黄帝之山”,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。两次登山,深感黄山之大、层次之丰、景深之阔,超乎寻常。黄山景区面积广、步行里程长、台阶数量多,远胜一般名山。山上一松一石、一峰一云,无一不多、无一不少,自然和谐,清新美妙,令人不禁由衷赞叹:祖国山河,壮丽绝绝。

从前我也走过庐山、雁荡、武当、普陀,三上泰山、六上华山,却从未见过如黄山这般丰富多彩的大山。至此方真正明白徐霞客那句:“薄海内外,无如徽之黄山。登黄山,天下无山。”绝非虚言。黄山为保自然风貌,除玉屏、云谷、太平三条索道外,峰与峰之间多是百步云梯般的上下台阶。高山仰止,道阻且长,却也让人更贴近自然。此番我借护膝与手杖走完全程,心中对黄山,只有愈加的敬畏与虔诚。

放学啦

■ 洪宝石美

小学时,放学的那条路,就是一条快乐的路。那时候,我们背着不算重的书包,沿着街边骑楼的影子,踩着一块块不规整的石板,三五成群地走。一路叽叽喳喳,笑声不断。那条路温暖而有趣,处处是新奇,是陌生,是未知的可能,给我们简单的快乐。对我来说,世界就像一个永远看不完的大舞台,每天充满想象和期待。就算只是走在路上,也可能遇见什么。更让人开心的是,我们可以临时决定去哪个同学家,或者溜到学校后面的田野和池塘边去玩。

最欢喜的,还是跑去田野和池塘边。不过那是要保密的,不能让老师或家长知道,所以不常能去,也绝不能声张。正因如此,那份渴望才格外强烈。那里天高地阔,我们的心里装满了无拘无束的快乐。池塘两边都是稻田,知名的、不知名的菜花、野花,开在菜畦间、田埂上,一朵朵欣然舒展。我最爱篱笆上爬着的豆荚花,像停栖的蝴蝶。暖洋洋的阳光,微微的风,送来一阵阵稻香和花香,叫人陶醉。

田埂边隔一段就有一座四方的小水池,砌得高高的,边上留个口,用来排水或蓄水。每次奋力爬上去,我都有点自豪——对那时的我来说,它可真高啊。

我们就这么沿着池塘两岸,走一段,玩一段。看看花,看看水,爬上高池再跳下来,从这条田埂蹦到那条田埂,或是踩在池塘边滑溜溜的石头上。水浅的地方,我们就撩起裤脚、系起裙摆,伸手撩水,洗脸、洗手、洗脚……变着法子亲近水。

横跨池塘的那条宽长石板,像是我们行程的终点,也像未知的远方。石板平整、宽阔、洁白、干净。我们从这头走到那头,最爱的是临水照影——水面静悄悄的,映出一张张花似的笑脸。聊过什么已记不清了,只记得洗东西是主要活动。红领巾、手帕、蝴蝶结,甚至鞋子……能想到的,都拿来洗。水面离石板有一段距离,我们蹲下身,小心探出去,一只手撑住石板,另一只手捏着手帕,在水里荡啊,荡啊……

放学的时光总是快乐的。童年的池塘与田野,为我留下了悠长而美好的念想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漳州调查队)

雪山回响

谭婷婷 摄



山光水色里的诗与远方

■ 魏静

古城的青石板路,被脚步磨得发亮,每一道纹路里,都浸着岁月的荣光。小桥跨过流水,把我的脚步拉长。溪水托着落花,漫过黛瓦粉墙,几分醉意浮上来,和画卷轻轻摇晃。

三川坝的风,带着一米阳光,金色稻浪翻涌,铺开无边的诗行。稻穗擦过衣角,沾着泥土的清香,纸上的字迹,也跟着明亮。

弯腰看收成,抬头见远方,
诗情裹着谷粒,落进每一道目光。

泸沽湖的波光,碎成万千银芒,
摩梭人的木桨,划开晨雾茫茫。
我在船舷坐下,听他们话家常,
说起收成、生计,语气滚烫。
烟火气从纸页间漫出,暖了湖水的凉,
原来最动人的诗,就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。

玉龙雪山刺破苍穹,雪色映着年轻的脸庞,
山腰的牦牛,像散落在云间的星光,
我数着它们的身影,风静静掠过肩膀。

仿佛跨过千年时光,与徐霞客对望,
忽然读懂了远行者的目光——
豪情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,
是走遍千山,仍愿俯身把人间细量。

这是一场山水间的徜徉。
古城、稻浪、湖光、雪山,
把那些枯燥数字,酿成了诗行。
每一次问询,都是与生活对望,
丽江的每一缕风,每一寸光,
都在我的笔记里,写下温柔绵长的篇章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丽江调查队)

奶奶的腌菜缸

■ 张雅淇

推开老屋的门,那排粗陶缸还在灶房墙角静静立着。最矮的那口,就是奶奶当年的腌菜缸,如今缸底只剩一圈干涸的盐渍,像岁月留下的年轮。

小时候,每到霜降前后,奶奶总要带着我去菜地。她的手粗粗的、暖暖的,握紧我的小手说:“娃儿,奶奶教你认菜。”白菜还在地里,叶片上滚着露珠,她弯腰一棵棵细看,像检阅她的兵。卷心菜最好玩,外面叶子像老棉袄,一层层剥开,才露出紧紧裹着的心。奶奶用指甲在菜帮上轻轻一掐,笑呵呵地说:“听,多脆,这样的菜腌出来才好吃。”

晾菜的时候,院子里铺开一大片绿云。奶奶坐在小马扎上,不停地翻动着菜叶子,“让每片都晒到太阳,就像人,心里也要亮堂堂。”我跟在她旁边学,两只小手沾满清香的菜汁儿。

腌菜那天,奶奶起得特别早。灶上煮着花椒水,满屋子暖融融的香气。她系上那条褪了色的蓝布围裙,把晒蔫的白菜放到案板上,菜刀对准根部利落一劈——“咔嚓”,那清脆的声音,到现在仿佛还在耳边。

“盐得这么撒。”奶奶抓起一把大青盐,手腕轻轻一抖,盐粒均匀落下,像冬天的第一场细雪。“撒多了发苦,撒少了菜会坏。”她教我

把切好的卷心菜条跟芹菜段、红辣子拌在一起,红红绿绿的,好看得让人欢喜。

最让我觉得神奇的是那块压缸的青石。石头被磨得光溜溜的,奶奶说,那是太奶奶传下来的,“有石头压着,菜才不起浮。人也得有个什么压住心,日子才过得稳。”那时候我还不懂,如今才明白,奶奶用这块石头压了一辈子的,何尝不是对这个家沉甸甸的牵挂。

10天后的早晨,奶奶会轻轻掀开缸盖。金黄的菜叶在卤水里微微晃着,飘出那股特别的酸香。她一边夹一筷子递到我嘴边,一边说:“尝尝,这就是冬天的味道。”

那些年,每顿饭都离不开奶奶的黄菜。哪怕只是简单的馍馍就着黄菜,她也能变出花样来——有时滴几滴香油,有时拌点蒜末。邻居来串门,她总会舀上一罐让人带回家:“尝尝我今年腌的。”

如今我才明白,奶奶腌的哪里只是菜呢。那是霜降早晨的露水,是立冬时节的阳光,更是数九寒天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。她把对日子的所有念想,都一层盐、一层菜,仔仔细细地码进了缸里。

又到了腌菜的时节,那口空缸还立在老屋墙角。而奶奶的爱,早已腌进了我的岁月里,够我回味这一生了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平凉调查队)



苍松叠嶂

刘佳莉 摄